

历史复盘

跨洋汽船、奔驰车与海权盛衰

文/(美)林肯·佩恩 译/陈建军 罗焱英

1838年4月4日,一艘名叫“天狼星号”的汽船,从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出发,于4月22日驶入纽约港。《纽约先驱报》用令人欢欣鼓舞的大标题加以报道:

“蒸汽动力的时代带来了。广阔的大西洋上终于架起了桥梁。时间与空间湮灭了。”

“天狼星号”是第一艘成功横渡大西洋的商业汽船,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大西部号”,随后也以更快的航速自英伦抵达纽约,两艘船分别用了18天和15天。而以往的定期帆船航运,从纽约前往欧洲平均用时为25天,从欧洲到纽约则需43天。今天身处喷气机和因特网时代的人们,很难感受整整180年

发明油轮的诺贝尔

自1819年蒸汽动力投入应用后,已有少数船只差不多横渡了大西洋,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为此目的而建造汽船的想法才成为现实。美国企业家特别热衷于这项投资,首次实现壮举的任务,最终却落到了英国工程师布鲁内尔身上。那时候,他的大西部铁路公司正在建造一条120英里长,从伦敦到英格兰西南港城布里斯托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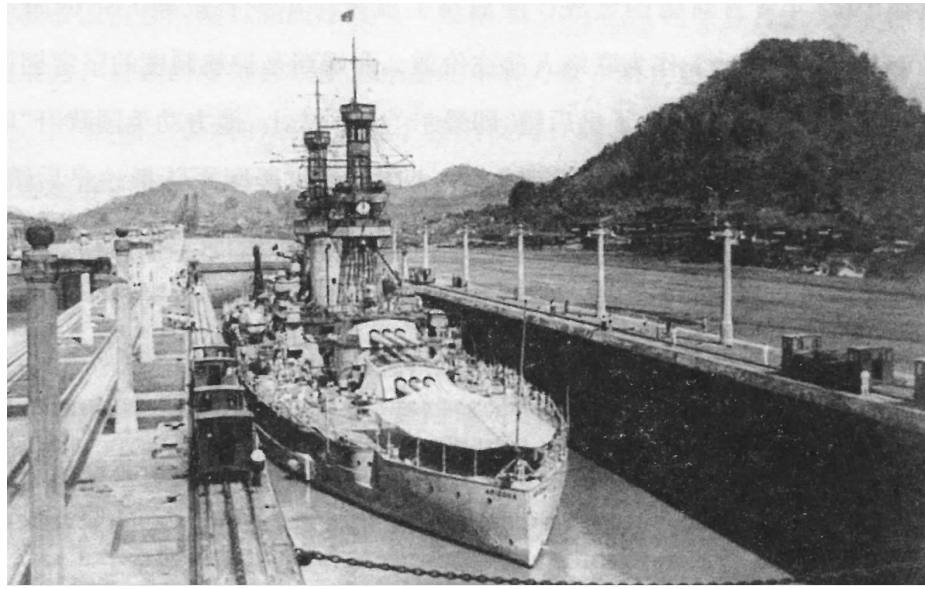
的铁路。他监造的汽船就叫“大西部号”,全长72米,有一个长34米、宽23米的巨大客厅,可以搭载150名乘客,比同时代的船大得多。它的木制船身,搭配那时还较少用在船上的新型铁制材料,坚硬的内部构造有助于安放重达数百吨重的锅炉和发动机。

此时,有美资参股的英美汽船航运公司,意识到无法在“大西部号”首航前建造一艘类似体量和水

难挽狂澜的丘吉尔

作为一种燃料,石油与煤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不仅燃烧更高效,占用空间较少,又便于操作,也更加清洁。1912年,新上任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下令,建造5艘以石油为燃料的“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为了确保英国海军在与德国之间即将发生的冲突中不至于太过被动,1914年6月,丘吉尔通过谈判,为海军部争取到了英波石油公司(英国石油公司前身)中51%的份额,该公司早在3年前就开始到阿巴丹岛(伊朗西南部,东南距波斯湾53公里)开采石油。

许多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不应放弃英国本土最大的工业优势,以及舰船发动机的最佳动力——煤。但转而使用石油,完全是基于军事上的考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石油为燃料的英国军舰,相较于以煤为燃料的德国军舰,拥有更强的续航力。尽管英国本土并不缺乏之煤,足以提供每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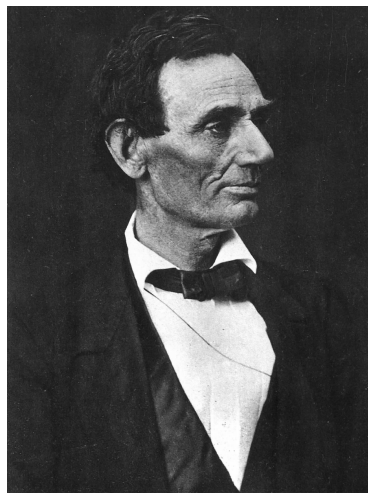
前这些全球航运上巨大进步,是何等令人震惊。

准的新船,于是租赁并加紧改装了在爱尔兰海上的“天狼星号”汽船,率先出航,终于占得头筹。

美国商人以一番精心计后来居上,似乎也预示着英帝国辉煌的海上强权,即将遇到更富创意和雄心者的有力挑战。

果然,到了1859年,人们在英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大量煤油生产出来了。到19世纪末,煤油成了自石油中提炼出的最重要产品。除了用来照明,煤油也用于早期的内燃机,后来让更优质的汽油(煤油提炼过程中的副产品)取代。

石油时代的开端可追溯到1885年,当时,生于德国的机械工程师卡尔·本茨(Karl Benz)为一辆奔驰汽车(Benz)注册了专利,他后来人称“汽车之父”。数十年间,汽车异乎寻常地改变了人类社会,深刻影响到海洋贸易、海战及地缘政



林肯总统不仅致力于解放黑奴,他对扩张美国海权也有一份功劳。

治等方面。考虑到工业化的欧洲、北美与世界主要储油区(当时仅在里海和美国大陆发现了油田)之间距离遥远,如果没有远洋油轮的开发,私人轿车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功,其中一艘远洋油轮的雏形就是“好运号”,它于本茨获得专利的同一年投入使用。

美国过去一直是煤油输出大国,以桶装油闻名,因其常常用2个油桶中多个容量为5加仑的罐子进行装运。这样不仅成本高,效率也低下,而且大批量装载石油十分困难,因木制桶重量太大,桶与桶之间聚集着易爆气体。解决办法之一,就是直接将石油注入船体,那是由里海石油商人路德维格·诺贝尔开创新的,他是闻名于世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诺贝尔奖金设立人)的哥哥。

1878年,诺贝尔建造了一艘油

而在此次两船跨洋竞赛所引发的轰动之中,有一个不按牌理出

牌暗中较劲,日后看来却更意味深长。

轮“琐罗亚斯德号”(琐罗亚斯德是古代波斯宗教中的先知,该宗教崇拜在原油渗出处周围建造的火焰圣坛),将石油从号称“石油城”的里海大港巴库,经伏尔加河入里海处重镇阿斯特拉罕,运到该河上游,再分装运输到欧洲。

1885年,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米切尔船厂建造了“好运号”油轮。这是一艘三桅帆船,长100米,整个船体分隔成8个大油箱,首航时装载了910221加仑(21672桶)原油。

对新油轮的抵制大多来自码头装卸工人,德国的码头工人们给“好运号”起了个“爆炸号”的绰号,他们担心油轮装载劳动强度的降低,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

尽管如此,从技术角度看,油轮的设计方案是合理的,利润也十分巨大,到1906年,世界上99%的石油都是通过油轮运载的。

术就将其推到一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数十年中,航海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之前一个半世纪更有革命性。

与此同时,哪里有商业利益,哪里就有海军的身影。尽管整个19世纪50年代,全世界海军的预算急剧下降,但海军规划者们十分乐意采用最新的机械技术,并在其适合军事应用是谨慎地支出财政。

这些变化,打破了全球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带来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一战和二战),海军战略及武器也变得空前地致命。

本专题作者Lincoln Paine为美国海洋史学者,供职于著名的缅因州海事博物馆,自2006年起担任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与全球关系史研究杂志《行程》的主编。文章及部分图片均选自作者专著《海洋与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文字略有修改,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感谢后浪出版授权转载。

让我们回到本文故事的开头吧。180年前“天狼星号”和“大西部号”的跨大西洋航行,代表了人类运输和交流史上的一道分水岭。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更加引人注目,是航行速度及海上安全的发展。结果,海上蒸汽时代勉强持续了一个世纪之后,一系列新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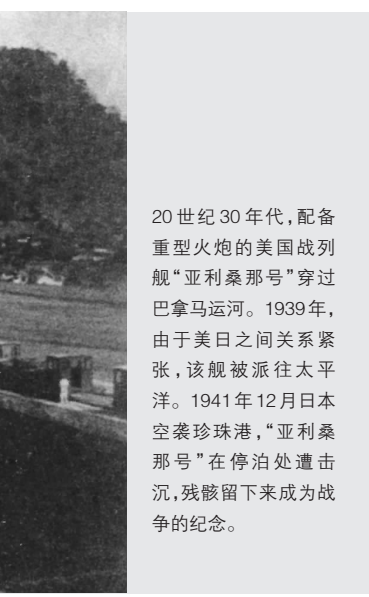
强大的运输能力,需要的船员也比蒸汽轮船更少,但真正接受新技术的,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如挪威、丹麦和瑞典。

而从英国、德国到日本,大多数承运商更愿意使用蒸汽轮船,因为只需要付出较低成本,长远看来柴油轮机更经济,但眼下订购费用更昂贵。1935年,世界上80%以上的军舰,依然由以煤或石油为燃料的蒸汽机驱动,当时没有人能够预见,丘吉尔的决定将重新塑造国际关系,并将持续影响到21世纪——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商船和皇家海军,逐渐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

抗,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冲突主体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一面是苏联集团,另一面是美英集团,孱弱的法兰西民族想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获得安全保障,无异于痴人说梦。

好在法兰西在欧洲文明的地图上不是一个十足的异类,她与周边的西班牙民族、意大利民族都说罗曼语,都有天主教的文化背景。不仅如此,法国在非洲还有大量的殖民地,这是她远胜于德国的地方。法国完全可以据此组织起一个足以与苏联集团、美英集团相匹敌的帝国式联盟,问题只在于法国人民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

1789年7月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打碎了欧洲王权政治的旧格局,就连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都



20世纪30年代,配备重型火炮的美国战列舰“亚利桑那号”穿过巴拿马运河。1939年,由于美日之间关系紧张,该舰被派往太平洋。1941年12月日本空袭珍珠港,“亚利桑那号”在停泊处遭击沉,残骸留下来成为战争的纪念。

罗斯福(后于1901~1908年间担任美国总统)的信中所说:“我们在太平洋这边遇到麻烦的可能性,比在大西洋大得多。”也就是说,挑战更有可能来自日本而不是西班牙,日本在夏威夷的利益,与美国在夏威夷的利益也许不相上下。

向西班牙宣战6天后,美国海军准将乔治·杜威率领4艘钢壳巡洋舰和2艘亚洲炮舰舰队(基地设在中国)的炮艇驶入马尼拉湾。西班牙落后的木制炮艇中队及1艘小型巡洋舰,无法与美国舰队的新式战舰相匹敌。但美舰的火力表现使得令人有些失望,杜威舰队发射了近6000枚炮弹,只有不到3%击中目标。即便如此,2个小时后,绝对劣势的西班牙舰队仍被击溃。杜威继续封锁马尼拉,并于8月将其攻占。

美西战争的结果,是使美国成为了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新强国。西班牙被迫割让了菲律宾、关岛和威克岛,美国又吞并了夏威夷王国(编按:1893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夏威夷,支援当地美国人发动的政变;1898年,夏威夷共和国与美国合并,成为其一个地区)。

美国的胜利,增进了人们对海军在跨大洋战争中作用的理解。而战后返航的美国战列舰“俄勒冈号”,从西海岸的旧金山经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再到东南海岸的佛罗里达的航程,足足需花费2个月,这刺激了美国人在中美洲开凿一条运河的想法和兴趣。马汉早就呼吁过的巴拿马运河工程,终于在1904年开始动工。

大国小算盘

“除了美国,日本在太平洋没有其他对手,日本建造或获得的每一艘战列舰,都是有意地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

则更怀疑法国人决心维持其潜艇及巡洋舰力量。美国人与日本人之间同样互相怀疑,自从日俄战争结束以来便是如此。甚至早在一次大战之前,日本人就着手考虑如何与美国舰队较量了;美国则制定了“橙色计划”,以应对菲律宾可能面临的威胁。

在1919年提交给威尔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美国海军少将威廉·本森直截了当地指出:“除了美国,日本在太平洋没有其他对手,日本建造或获得的每一艘战列舰,都是有意地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

日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生的种种事变,大家已经都耳熟能详了。

上接《E1

美国海上强权“前史”

亚太迎来新“火力”

“我们在太平洋这边遇到麻烦的可能性,比在大西洋大得多。”

我们再来看看,百余年前,初露锋芒的美国海军是怎么闯入亚太的。

19世纪末,西班牙的海外帝国不断缩小。古巴及其他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骚乱,导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决心与西班牙在加勒比海及菲律宾进行一场战争。

1898年2月,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派“缅因号”战舰前往哈瓦那,以保护美国的利益。2周后,它突然因爆炸而沉没,造成252名船员死亡。该战列舰长警告自己的上司:“应该暂时控制公共舆论,直到进一步调查报告的出现。”

但美国海军法庭经过调查后判定,此次爆炸事件是由水雷导致的(意味着受到外来攻击)。一份西班牙方面的正式调查报告则认为,“缅因号”是发生内部爆炸而沉没,这一观点得到了美国海军蒸汽工程局官员的支持。

然而,后者的发现是无关系要的。在处于“黄色新闻”(编按:是指有关灾祸、暴力、犯罪等刺激性内容的报道,19世纪末由美国现代报业奠基人普利策首创)全盛时期的沙文主义煽风点火之下,美国国会顺应公众舆论,于4月25日向西班牙宣战。美国军队封锁了古巴,同年7月,前往圣地亚哥(今智利首都)的4艘西班牙巡洋舰和2艘鱼雷舰被美军击沉。

尽管古巴毗邻美国,但在美国传统的战略思维中,太平洋隐隐约约地显现出一种更加重要的地位。正如马汉在写给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西奥多·

大国小算盘

大国小算盘

“除了美国,日本在太平洋没有其他对手,日本建造或获得的每一艘战列舰,都是有意地对抗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

经过10年的开凿,全长80千米的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8月开通,从旧金山到纽约之间的航程,从之前的超过13000英里,缩短为不到5300英里。而那个时候,一次大战在欧洲刚刚打响还不到一个月。

一战中美国及欧洲列强海军的表现,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此不再赘述。战后美国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而是召集了一次限制海军军备会议,目的在于控制各海军强国。

美国海军中的许多人,依然将英国视为美国利益和世界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他们寻求至少能够成为与英国实力相当的世界一流海军强国,而英国人

帝国与革命

传奇哲学家造梦“新拉丁帝国”

文/刘小枫

1945年8月,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时候,著名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突然给法兰西的新领导人上了一份长长的“奏折”。

当时的法国刚刚开始重建,人们脑海中总是充满了对和平的期待——痛苦的战争煎熬总算过去了,好日子才要开始,不是吗?偏巧这位冷静的哲学家却给法国当局浇了大大一盆冷水。科耶夫开门见山,法国没有因为“战胜”而获得充分的安全,未来它甚至可能重蹈德国的覆辙。原因有二:

其一,战败的德国很快就会复苏,这位传统对手不会就此消失在历史舞台上;其二,西进的苏联集团和东进的美英集团很可能会从

盟友变为敌人,假使双方开战,夹在中间的法国能够承受更大规模的战火洗礼吗?

科耶夫1902年出生于莫斯科,家庭富有,跟政界关系密切,也是书香门第,为著名现代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的侄子。1919年,科耶夫离开苏俄,前往德国,靠做生意来维持生活,同时研究哲学。1926年,他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导师是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933年,他移居法国。

很可能是因为有以上丰富而复杂的生活阅历和思想背景,科耶夫很敏锐地看到,苏联和美国都不是凭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达到今天的地位,未来的对抗是两大阵营、两个集团之间的对

认为,拿破仑战争(1803~1815年)带来的现代民族国家模式,将会成为未来德意志统一的根基。如今要法国人抛弃自己一手创建的基本政治单位,谈何容易?科耶夫感慨法国人的民族本位传统太根深蒂固了,这严重地妨害了她与“拉丁姊妹们”结成新的政治实体。只有以拉丁天主教的传统代替大革命的传统,法国才会有出路。

拉丁天主教民族的生活方式既不同于新教徒,也不同于东正教徒,他们对于典雅艺术有独特的追求,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有着强烈的喜爱和执著,这是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帝国联盟防止西方自由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侵蚀的坚强堡垒。科耶夫提醒戴高乐,一个杰出的法国政治家必须

着力培育法国人民对于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热爱。凭借这点,法国人民会与西班牙、意大利人民找到共同语言。

要推行这样的设想,首先就要尽可能地获得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法国国内左、右两翼政党吵闹不休,尤其是势力强大的左翼社会党,对于这样的拉丁帝国构想是不会感兴趣的。谁才是潜在的盟友?

科耶夫想到了法国共产党,从名义上来说,它与社会党同属于泛左翼联盟。但法国共产党毕竟不同于社会党,二战期间它曾经领导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具有强大的组织纪律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更重要的是,法国共产党本能地反感英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科耶夫甚至说,法国、意大

利和西班牙的共产党具有“保守性”的优良品质。长期坚持斗争的法国共产党不是苏联的附庸,它既有相当的独立性,又有改造法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会为拉丁帝国铺平道路。

科耶夫相信世界大同是人类历史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帝国式国际联盟作为中介。帝国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新拉丁帝国的产生,无疑会大大推动这一进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是在2018年7月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英国埃克塞特全球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法意”暑期学校上的专题演讲摘要,由傅正(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整理。